

主題 | 沒有名字的人

講者 | 方惠閔、余奕德、陳以箴、潘宗儒、張家瑋

時間 | 5月16日(週六)下午13:00~16:00

地點 | 成大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光復校區)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陳以箴：大家好，我叫陳以箴。我們這本書出版到現在，大概半年就遇到疫情，不知道大家對這本書的認識程度。我們這本書在去年12月出版，如同大家看到的，我們要談所謂的平埔原住民青年。我們先自我介紹，我叫陳以箴，現在在台大唸人類學研究所，以前是成大工業設計系畢業的。接下來逐一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余奕德：我是奕德，我現在在屏東工作。跟成大大一點關係都沒有，謝謝。

方惠閔：大家午安，我是惠閔，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見到大家，我來自恆春，目前在台中工作，我的工作跟原民教育有關，晚一點會講詳細的故事。

潘宗儒：大家好，我叫宗儒，目前在原民會工作，以前是做社工、社工系畢業。

張家瑋：大家好，我是家瑋，這本書的攝影，現在做自由接案的攝影師。

陳以箴：這是我們五、六年前的樣子，如同成大網頁上介紹。除了我們這幾位，還有訪問二十幾位平埔族群的年輕人，把這些故事收錄在這本書中。我們有各自不一樣的生命經驗，都是在二十幾歲時一瞬間出現的，有人是突然查族譜，有人是因為爺爺的一句話，也可能是從家裡面發現某個祖先留下來的物品。依據這些不同的經驗，每個人都像是經過一個壓縮的黑洞般，以前我認識的自己突然不是自己，現在新認識的自己卻又是完全陌生的狀態，我們在那過程當中彼此認識，去敘述這些經驗，讓故事能被集結下來。我們發現原住民年輕人會遇到的問題，常常沒有在檯面上討論跟被述說。接下來我們請惠閔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為什麼會叫做《沒有名字的人》。

方惠閔：《沒有名字的人》這本書，一開始是從潘宗儒的故事衍生而來，是書中第一篇。他是排灣族，但沒有排灣族名字；我也是，身份登記排灣族，但我的家庭裡沒任何排灣族元素。後來我們發現有更多平埔族的青年，像是馬卡道、道卡斯，這些青年有人跟我們經驗類似，所以開始有這本書《沒有名字的人》的雛形。這指的是我們歷史進程中，在國家的治理之下，有一群人在過去被忽略或被消失。我們沒辦法指認的這一群，就是這本書《沒有名字的人》，這是

最表層的意義，宗儒會再講更多層次的意義。

**潘宗儒：**我的故事是在這本書的第一篇，最後一段有個小故事，因為我跟惠閔一樣是屏東縣滿州鄉的排灣族。我們親戚都說講閩南語比較多，也都拜拜，或者是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漢人沒什麼兩樣，我的外婆甚至不會講排灣語，也沒有族群的服飾或祭儀。大學時，有一次我在凱道參加反美麗灣的抗議，那時候有個泰雅族的年輕人問我「tima su ngadan」，是排灣族語「你叫什麼名字」。我回答他我沒有名字，他跟我說抱歉，這讓我印象深刻。因為過去參加原住民社團時，大家都會覺得你怎麼沒有名字，身為原住民應該要去找自己的根跟名字。這個故事就讓我覺得，應該要有人記得「沒有名字」的狀態，也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叫《沒有名字的人》。「名字」這兩個字有兩層意涵，一個是我們個人的名字，族名；另一個就是族群名稱，像西拉雅族等等。「沒有」這兩個字，我也覺得他有兩層不同意義，第一個是可能本來有，但因為歷史或國家政策而沒有；另一個可能是他現在還有，保存很好，卻不被國家承認或被社會大眾遺忘。這些是我們取《沒有名字的人》這本書的意義。

在場同學有沒有原住民的？有身分登記上是原住民的嗎？知道自己可能平埔族群但不是很確定的？你們知道台南有平埔族群嗎？（觀眾：西拉雅）有人還知道台灣其他地方的平埔族群嗎？還可以隨便唸幾個平埔族群，凱達格蘭、噶瑪蘭、小林村的大武壠、屏東馬卡道。我們當中有些人有馬卡道的成分，是我們在這本書裡面所訪問的年輕人。大家很不熟悉平埔族群，但他們不只人還活著，部落也還活著，有很多部落，也還維持祭典以及使用族群語言。但也有一些平埔族群已經講閩南話，拜閩南人的廟，這當中就有很多有趣的文化互相影響的現象。在這本書裡面，我們一一訪問他們，從恆春，馬卡道族，到屏東的沿山地帶內埔、萬金那些地方；一直到台南，大家比較熟悉的西拉雅族、高雄大武壠族；再往嘉義雲林這邊有洪雅族，只是我們沒找到這邊的年輕人。到彰化、台中、埔里這邊有非常多平埔族，不同族群都聚集在埔里，包括葛哈巫、道卡斯。台北則是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原本也是凱達格蘭族原本生活的地方，現在大概是在北投那區域有較多的族人；再到宜蘭有噶瑪蘭，我們也訪問一些年輕人。東部這邊有很多從南部來的馬卡道族或西拉雅族，這些年輕人我們也都有拜訪、認識他們的部落。

我們在過程當中訪談、編輯，今天也有帶書來，希望大家今天在演講分享過後，可以把這些故事帶回去。阿德，你可以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章節嗎？

**余奕德：**這本書的書封其實也是由以箴設計的，用一種很像夕陽又像早晨時光的顏色，有點偏橘、偏紫，是想表達白天與黑夜之間模糊不清的一個時間點。

潘宗儒：不是叫你講章節嗎？（笑）這本書書封我們設計的概念，阿德也有講，我們從另一本書《魔術時刻》裡面有說到：「狼狗時光銜接白晝與黑夜中間暮色，只有短短幾分鐘，要留住頃刻畫面，搶拍手法叫『魔術時刻』（magic hour）。我猜測生命情境不確定的灰色地帶便是這個空間。」這個不確定性跟灰色地帶，很符合我們在書裡呈現的概念，我們有些人是混血或族群界線比較模糊，因此用「狼狗時光」作為我們的設計。

余奕德：這本書分成三個章節，第一章「恆春半島的魔幻舞台」，一開始我們幾個人台北認識，後來又在恆春發想計畫、採訪跟寫作。恆春很符合我們的行動概念，處在台灣最南端、偏遠的地帶，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跟歷史，以及複雜的族群互動。這個地方可以同時看到西岸是台灣海峽，南邊是巴士海峽，左邊是太平洋，在這三個海洋匯聚的地帶。除此之外，這裏也是西部跟東部的人往來必定會通過的地方，因而造就複雜的族群狀態，有排灣族、阿美族、閩南人、客家人，也有平埔族馬卡道族的人在此交會。恆春非常符合我們所說的「狼狗時光」那樣模糊的狀態，也如同我們這群人對於自己族群身份認同曖昧不明的狀態。

第一章從恆春的地方開啟，由我們五位作者述說故事，說出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怎麼認識自己是原住民、平埔族的糾結、難解的心情，作為開端。進到第二章就提到全台灣這二十位青年，從恆春出發，一直到台東、花蓮、宜蘭跟台北，繞了一圈回來最後停在台南，順序是這樣安排。我們當初對自己的狀況有很多疑問，希望去找到更多人的故事來解答：什麼是原住民？什麼是平埔族？之間有什麼相同、相異的地方？在不同的區域，因為有不同歷史狀況和文化基礎。不過，並不是所有人跟我們一樣徬徨，像台南在 90 年代，蘇煥智縣長比較積極推動復振西拉雅族文化，在這氛圍長大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認識會比較堅定，跟我們不一樣。或者像是中部埔里這帶的人，譬如說葛哈巫族跟巴宰族，老人家在生活中會使用他們的母語，也比較有自信對其他人說明自己的認同。噶瑪蘭族是法定原住民第 11 族，在那之前，他們其實也被認為是平埔族的一群，他們的故事又跟我們有些不同。現在被認定的噶瑪蘭人大概只存在花蓮這一帶，但宜蘭是噶瑪蘭人的原鄉，後來遷移到花蓮，但是現在國家有認可的，只有花蓮，宜蘭卻反而沒有，形成不同狀態。北部的凱達格蘭族的處境又更邊緣，甚至都已經在台北快速的都市發展中分散，文化歷史逐漸消失。

我們自己走一圈後，看到各地狀態以及面臨的處境之後，也開始回頭思考。第三章，書中做了反思跟總結，一開始一直在困惑、思考，甚至在確認什麼是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平埔族應該怎樣，其實有固定的型態可以被我們指認出來，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標準可以確認。這種模糊的狀態又回到剛開始所說的，我們在恆春半島這個既曖昧又混雜的地帶想要釐清這問題，但最後發現又

回到原點，問題似乎有些明朗，新的曖昧模糊卻又出現了，這些思考就會在第三章當中去呈現。

**陳以箴：**目前我們這些人當中，唯一戶籍謄本上寫是原住民，可以加分領補助只有一個人，當初他也很困惑幹嘛一起寫作、訪問。大家對原住民的印象可能是原民台的廣告，或學校的原住民交流社，穿戴很完整的服飾，可以很完整地唱自己部落的歌，說著阿公阿嬤口中的祖先故事；又好像可以隨時上山打獵、出現在課堂上一起上課。我不太確定大家對年輕原住民的印象是什麼，但我們當中唯一一個具有法定原住民身份的年輕人，不會打獵、也不會講族語，也沒有什麼阿公阿嬤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此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人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樣貌。表面上光鮮亮麗，穿著全套服飾的人，可能心裡面也很焦慮，是不是一定得表現得好像很懂自己的文化一樣？他們很多人也是開始重新學習，可能跟在座同學，在對原住民的認識上程度相同。接下來請我們唯一的原住民說一下他的故事。

**潘宗儒：**我是從小在台北生活長大，國中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是漢人，完全不會意識到原住民族群的存在，因為在台北也很少有原住民同學。我父親是屏東內埔的客家人，我一開始以為我媽媽是閩南人，不過外婆是滿洲村的排灣族，在戶籍身份登記是排灣族，我國中改跟媽媽姓，才有了原住民的身份。那時候我對原住民這三個字是一無所知，班上同學很愛問說，你會不會去打獵、喝小米酒、騎山豬這類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困擾，或他不知道怎麼去回答，我自己因為這樣的情況，沒有任何族群、部落經驗，回去滿州鄉大家都講台語，我一直到高中都是這樣。高中大家要升學，對加分就很敏感，有同學一定又會問說，你不會講族語、從小生活在都會區，什麼經驗都不會，憑什麼可以加分？我相信到現在的原住民學生，還是很常會遇到這個問題，這些問題在我求學過程中不斷出現，被質疑憑什麼做原住民。

一直到我唸大學，大學有原住民的社團台大原聲帶社。那時候學長姐就會照新生原住民名單打電話來，我抱著一種想要多去認識原住民文化的心情到社團。第一團社課是自我介紹，我很緊張、害羞內斂，不敢講話。其他原住民的學生，都可以講出自己的名字、部落文化特色。輪到我的時候，上台後愣了很久，學長姐後來就叫我先下去，但後來我還是持續參與原住民社團。社團在每學期會辦一個活動叫年祭，學習每個部落的樂舞跟文化並展演，也有成年禮跟進階儀式辦給大一大二的學生。社團裡面的成員大家很交心，會自我揭露，晚上又喝酒，我就痛哭（笑）。他們會問問題，我也還是說得很少，一開始我說得很少，後來才小小聲地說「我想要找回自己的一部份」，之後學長姊們起鬨之下，我邊哭邊大喊：「我要找回屬於自己的那一部份！」經過那個儀式跟過程之後，我好像比較認同自己是原住民，也因為過去的經驗，抱著遺憾、想要彌補

自己的心情去參與各項的原住民族運動與事務，我的故事先講到這裡。

**方惠閔：**剛剛是潘宗儒的故事。我來自恆春半島，部落跟他一樣都是在滿州鄉。但是在我小時候，我不是原住民，現在 31 歲，在從非原民的生活變為原民之後，又從原民的身分變回非原民。在台灣，你爸爸是原住民，你必須跟著爸爸的姓氏才有原住民身份。我是跟著我爸爸改姓，我阿嬤是滿州的排灣族，所以身份換了兩次，但我的心情有很大的不同。我跟他們很不一樣的是，他們很早、在大學就關心、參與社會與原民議題。我沒有，大學完全活在自己世界，開始工作之後，我才真正有接觸原民。

我第一次改姓是在我 16 歲的時候，那時候是五專二年級，從姓方，改成姓潘，變成有排灣族身份。可能我長得不是很像原住民，所以在讀書期間，很少人會知道我有原民生活，也不太會有人問我來說你是原住民嗎？後來我工作跟原民相關，這時候我才覺得好像應該要知道一下什麼是原民。在這困惑的過程中，我遇到一起寫作的這些人，就開始書寫，同時也在整理自己的心情，會發現困惑的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大家一起工作、參與原民的議題好幾年，我才好不容易有勇氣承認我是原住民的這時候，家裡又因為一些關係，又改姓回來，失去原住民族的身份。一開始我有點失落，好不容易要擁抱這個身份的時候，又要放棄，掙扎了一陣子。真的改了之後，發現其實不當原民很輕鬆，因為再也不會有人來問我說你的部落是哪裡、會不會說族語？為你的文化做了什麼？在台灣當原民，很像必須要會那麼多事才可以當原民。

我兩次身份的轉換，心境有很大的不同。我現在到底算不算原民？就很像原民自助餐，我想當的時候，就說我是，懶得解釋的時候就說我不是（笑）。可是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認同，一生會有很多不同角色，有多重身份的認同。我的故事大概是在講這些，謝謝。

**余奕德：**聽完兩位有法定身份的故事之後，我跟他們比較不一樣是高中以前都住在屏東市，並不太會察覺「族群」這件事。屏東其實很多原住民，但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大家都一樣，沒什麼不同。直到我去念大學、到台中去，才有非常多人問我是不是原住民，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困擾。跟他們不一樣，他們會因為不知道、回答不出來，我要回答的是：我不是。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很閩南人的家庭當中長大，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讓我知道我跟原住民有什麼關係，在大學以後這個問題不斷出現。直到有一天，我大學一個很要好的阿美族學長很堅持要我去追身份，我才去戶政事務所去查出我家族日治時代的戶口。日本人把台灣分成四個種族，有生、熟、福、廣；廣東的廣，福建的福，生、熟就是生熟番。我發現我外婆那邊的家族姓潘，來自恆春，。在日治時代戶口的種族下就寫了他是熟番。到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家都在問我這問題是有原因

的，只是這個熟是什麼？

我們以往在課本上認識的原住民到現在是 16 族，16 族裡面有「熟」這個族群嗎？我又開始去找，熟似乎指的是平埔族。平埔族其實有很多不同族群，我們剛才在地圖上看到的，全台灣平原地帶、非山區的地方都有平埔族的存在，而我們在屏東這個地方被稱為馬卡道族。突然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反而更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別人再一次問我是不是原住民的時候，以前我會否定，說我不是，現在我突然不知道怎麼講，因為他不是國家認定的原住民，不會在課本上找到這個族群，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反而不知道怎麼講。這導致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試圖去釐清「熟」是什麼、平埔族是什麼？我又該怎麼樣去重新認識我的族群身份，開始意識到台灣有不同族群這件事情。去戶政查到這個資料，就回到外婆恆春老家，找到他的兄弟姐妹，我的舅公們。我一開始問他們上面會寫「熟」，我們是不是原住民？他們都會否定，說我們不是。但在聊天的過程裡提到家裡有個這樣的信仰，這個紅布裡面包的是日治時代的啤酒瓶，上面寫著：日本賣酒株式會社，算是很有年代的瓶子。這個信仰我們叫「老祖」的信仰，會在每年的元宵節時拜拜，看來跟一般的閩南人、客家人的民間信仰沒有太大差別，一樣會有燒香、拜拜過程。只是實際第一次去參與，有很多他們必須要放的原住民元素在裡面，比如說原住民的音樂，雖然他們也不是很了解，可能以前長輩就交代說這是番仔神、番仔祖，這個信仰是屬於原住民，但他們卻不認同自己是原住民，這又是一個很奇怪的状态。

我大概在 2015 年就開始去追這個事情，持續去了解、相處，想知道他們怎麼樣看待自己跟這個與別人不一樣的信仰。在元宵節這一天，為什麼過的節日跟恆春人在過的不一樣？為什麼我們拜的神叫番仔，是原住民？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我們跟別人不一樣，導致我追尋的過程沒有清楚答案。該怎麼樣去向別人說，也會像剛才惠閔說的自助餐，如果別人有願意了解，我可能會承認，如果隨口問問，我也隨便講講，會視不同的人來決定我是誰。其實也會發現在台灣你是一位原住民，其實要碰到非常多很煩人、困擾的狀態，就如同他們都說過的那些。但對我而言，我的身份是平埔族群，更邊緣、更不為人所知，就會讓我更不知道該怎麼樣有自信、明白地講出這件事，以上大概是我的故事。

**張家瑋：**大家好我是家瑋。我大概是從大學的時候跑社運，遇到其中一位作者，他是我的高中同學，叫 Awui，那時他們有個計畫，想要做平埔族生命的書寫。我那時候就是一個普羅大眾，關於平埔族，我就想到以前國高中的歷史課本，有一個單元就是會介紹高山族，什麼族有什麼樣的祭典，有什麼東西；平埔族只有一個地圖，然後把族群標出來。我甚至連他們叫什麼名字，已經快要沒印象了，有講一個祀壺的信仰，但就這樣，所以我那時候對這東西的印象非常模糊。Awui 的部落就是在埔里的 Kahabu，他問我要不要去看一看，去了當下

印象蠻深刻，看到太多課本上面沒談到的。在課本上我就一直覺得，平埔族被介紹很少就是因為被漢化，沒有什麼自己的文化或語言，但第一次到葛哈巫的部落我蠻衝擊的。他們的耆老做一個儀式、巫術，也有用自己的語言。

我們單講平埔族群是一個很模糊的輪廓，要怎麼樣呈現每個人的生命故事？所以後來讓大家直接去了解一切資訊，直接看到這個人的面孔，以一個最清晰、立體的做法看清楚。這個過程中，我們繞了一圈，聽了很多故事。大家有沒有拍照過？你把對焦環用手轉動，就像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是一無所知、模糊的輪廓，但你慢慢去轉動，會越來越清晰，雖然可能不會到完全清楚的模樣，但這樣的經驗讓我越來越了解他們的狀態。大概是這樣，謝謝。

**陳以箴：**家瑋是我們的攝影師。我也是普羅大眾，小時候，我只知道我爸是澎湖人、我媽是屏東人。我們家講台語，小時候台語也講蠻好，沒什麼對於族群、身份上的疑慮，就跟這樣跟大家一樣考試唸書。在高雄長大，唸成大的時候，開始誤入歧途，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八年前那時候有很多環境運動，有反美麗灣，一個台東海岸上的大飯店，還有反核運動。當時馬英九執政時，台灣還瀰漫著一股學生們都很熱切參加各式各樣社會議題的氣氛。我念大學的時候，就是會去蹺課、開記者會，禮拜五蹺課跑去台東抗議大飯店，我大學時代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反美麗灣、反核其實都跟當地原住民有關係，反美麗灣，旁邊有阿美族，反核，跟蘭嶼的達悟族跟他們生命經驗有很深刻的瓜葛。開始有人在討論，我們在反對這些建築物、核能廠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去聽聽看當地的原住民怎麼想？他們說不定需要一些工作機會，想要這個建設在部落旁邊，這樣能發展……等等。也因為參與這些社會議題，要知道當地人怎麼思考、怎麼想，也開始認識到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我當時是零貳社，一個學運社團，我們常跟原住民交流社禮拜五下午一起去台東抗議，或去台北拉布條。跟這些原住民同學越來越認識之後，我也開始會參加他們的社課。

有一次我們要參加原住民大專生樂舞比賽，各大學原住民社團都要準備原住民的傳統舞蹈互相比賽，我就跟著他們一起練舞。那時候我們跳一支阿美族的舞每個人都要穿全套的阿美族服裝、練阿美族的歌，我每天晚上跟他們一起練習，突然有個困惑，伴隨著我常常去參加那些議題的場合出現。有時候我們可能去台東抗議美麗灣大飯店，白天抗議、晚上喝酒，我們就會聚集在台東朋友家裡。那家阿美族的當地人，看到有外面來的原住民大學生很開心，大家就互相自我介紹，原住民的社群間，很快就有很多話題可以連結，有原住民的朋友自己才懂的玩笑話。我那時就覺得有點格格不入，但我也以為不以為意，只是我介紹自己跟原住民介紹自己時，他們反應就天差地遠，馬上就會有一個系列的話

題可以打開。那時候我的反應，好像作為一個不是原住民的人，顯得很邊緣。在那個場合裡面，我從哪裡來，我是誰，在那裡完全不重要。

後來我跟原住民社團的朋友一起去參加原住民的樂舞比賽，把那衣服穿上去的時候，突然發現事情變得很簡單。跟這些原住民的朋友穿上阿美族的服飾，一起去外地表演、比賽時，我就不用再解釋我是誰，不用解釋我其實不是原住民、不了解相關原住民文化。那時候懵懵懂懂的，原來把外表變成原住民的情況下，我可以省去替自己解釋從哪裡來、自己是誰的空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攝影師在幫我們做一系列的拍攝的時候，我們都是穿著便服的，這是刻意的。即使我們有各自穿戴著原住民服裝的時候，也有拍攝很多受訪者的部落正在進行祭儀的畫面，但我們刻意地不在我們主要的視覺上面呈現原住民元素，因為我們看著對原住民的介紹，完全就是透過這些習以為常、外在的形象，這樣反而很難理解每個人背後的生命經驗相差很大。大學才有跟原住民一起相處，練習的經驗。

有一次的場合，在台北要抗議、遊行，那時候我就做了一件被笑很久的事情，我貼紋身貼紙寫說「身為白浪，我很抱歉。」白浪就是原住民在講平地人的其中一個稱呼，因為你在反美麗灣、反核的時候，其實是漢人為主的政權政府跟地方原住民的衝突跟對抗。那時候身為一個「漢人」，原住民朋友就會說：你看，你們的政府。他們要做開發跟我有什麼關係？但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自己是個漢人，替這個政府、國民黨這個殖民政權感到虧欠、抱歉，好像參與社會議題的我，必須表示點什麼，例如對原住民朋友表示道歉。我又不是原住民，也沒辦法替他們代表他們發聲，我只是一個原住民的朋友。好像要說：對雖然我是漢人，但我也不同意在原住民部落蓋奇怪的開發案，我好像必須用這樣的姿態去解釋參與這些社會議題的理由。

我貼這個去遊行的時候，就遇到阿德，那時候我們還不認識，他口氣並不溫柔地罵我：你何必這樣子？不必感到抱歉！後來我們認識，才知道其實有很多時候做決定或我們在參與時，並不是因為我們先是什麼樣的族群、先是誰，就決定了我們的姿態只能這樣。也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當中有很多差別。總之，當時我有種被震撼的感覺，有人跟我說我不用感到抱歉，心裡面那種虧欠、負重、對不起你們的感覺，就突然消散掉。

回來台南沒多久，西拉雅族好像有辦些什麼活動，在口埤還是新化那邊。我也有認識一些台南的西拉雅族朋友，他們就跟我說，你要不要去查日本時代的家族戶籍謄本？我決定去查，不然一直在這邊做跟自己身份無關的事情，又有很多情緒在裡面。沒想到發現我媽媽的媽媽，他們家族在屏東高樹，也是「熟」字，熟番，可是那邊也講閩南話，也是你騎車經過，不會意識到有什麼不同的

村子。我就覺得很沮喪，好不容易發現一個「熟」字，找到一個救生圈，就發現這個救生圈其實是沒有氣的，我外婆所在的村落，已經沒有所謂原住民文化、語言。

我繼續往上查，我外婆是從隔壁村搬過來的，叫高樹鄉泰山村，有在辦年度的原住民祭典。我如獲至寶，想說終於有一個可以歸屬的地方，以後就可以說我也是原住民，也有祭典、可以穿戴華麗服飾。結果發現這個，右邊那個，泰山村的年輕人跟尪姨。尪姨就是進行儀式的神職人員，現在的平埔族群的村落，穿戴、跳舞的樣子跟大家想像的原住民不太一樣。我們也是拿香、會拜全豬，甚至拜老祖之前是先面對廟的門口拜天公，拜完才轉回來拜平埔族的祖靈信仰，有很多已經跟閩南人的文化互相影響跟融合的地方。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沒有否定他們作為平埔族角色的身份，但這個角色跟身份是有點曖昧、原民自助餐的狀態，如果原民台今天要來拍我們的祭典時，我們就要盡量講那些祭儀的歌曲，但已經沒人知道他確切的意思，只有音調留下來。如果今天不是原民台來拍，是公視、屏東地方報，就會展示鳳梨、蘭花這類的產業，他們對自己的認同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這幾年發現原來我外婆的家族可以追溯到隔壁泰山村時，我就一直抱著想要回去部落的期待跟想像。所以我在大學畢業之後，雖然是工業設計系畢業，有做過設計的工作，也有去政黨做過原住民政策相關的工作，做一整年的部落輔導的工作，到全台灣平埔族部落裡面，看他們社區發展如何、協助他們。我後來才意識到我這些選擇都是追隨著我想要回去屏東、想回去村子的期待，甚至因此去考台大的人類學研究所，因為我想不到任何方法可以回去。我們家已經住在高雄了，泰山村裡面已經沒有親戚，我外婆過世了，我不知道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可以回去這個陌生的地方。我想到聽說唸人類學要做田野，去那邊待著，跟他們一起生活、工作，完成碩士論文。聽說人類學可以這樣，我就想說如果人類學可以讓我有幾個月的時間有正當地到這邊來住。

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能夠回到屏東來、回到村子來。很尷尬是，我每次說要回去這地方的時候，都要從高雄的家騎摩托車騎到屏東的三角巷，他們問我說你從哪裡來？我說從高雄來，但其實當我在回答我從高雄來的時候，內心很想要講的是：我想要成為你們的一部分。我想要成為你們會說：你回來了。我上個月才剛做完田野，所以很多的情緒還沒完全整理清楚，但是我目前能夠體會到的就是我住高雄、只有阿嬤那輩的親戚跟原住民族有關的這個身份事實，是沒辦法改變的。我沒有辦法從此就假裝我從部落來，對剛認識的朋友很有自信地說我是原住民，也不能戴了花環、穿了傳統服飾就招搖撞騙說我是泰山村的人。

我一直到最近才意識不能假裝我能真正回去所謂「我的部落」，這樣的心情其實一開始會覺得有點沮喪，好像我這幾年大學時代到現在一直在追求的目標始終無法達成。可是仔細一想，會有一種終於認清自己的極限跟可能性的感覺。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海洋之星 Moana（按：海洋奇緣）？Moana 也是小時候就想要去划船，他阿嬤一直阻止他，結果他一出去航行後才發現，原來我們的祖先是一群航海人，現在他的爸爸媽媽定居在小島上是因為他們忘記祖先是航海人。他很順利地發現自己的祖先是航海人，被海洋召喚，他也是酋長的女兒，帶著島上的族人們一起去航海。可是我們追尋的故事並不是這樣的，並不會有一天醒來，在一個轉折就發現，原來我是部落頭目的女兒然後一帆風順。我們期待的身份角色跟實際不一定符合，頂多做到在自己的選項範圍內，可以互相接合的那部分，這是我目前為止到現在的體會。我們有另外一個作者沒有在現場參與，他的故事就如同剛才攝影師有介紹的，突然發現他的外公能夠做陷阱，其實是獵人這樣的故事。我們幾個主要作者的故事都已經跟大家做分享，接下來會想要用點小遊戲聽聽大家的想法。

（休息五分鐘，進入下半場）

**潘宗儒：**大家應該都有拿到兩張便條紙，一張大家可以寫：你還沒來這講座之前，你對原住民想法是什麼？直覺想到的三個詞彙或三個句子。第二張就寫什麼是平埔族，一樣三個詞彙、三句話。

（過一段時間）

**余奕德：**感謝大家的協助，我們完成了這兩面牆，我先大致總結一下上一個階段所說的。這本書書名《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主要在談的就是這些還未被國家所承認的原住民族年輕人，如何去認識自己、如何建立自己的族群認同這樣的故事集。你們應該可以清楚感受到，我們在講自己的故事時會很緊張跟不安，因為這都是屬於非常個人跟私密的經驗，光是要把它拿出來講，就需要勇氣。這個狀況在我們做這件事的過程中也發現，並不是只有平埔族，很多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或者他的父母其中一方是原住民，這些新一代原住民年輕人都經歷這個問題。你跟別人說你是原住民的時候，你憑什麼、有什麼條件資格去說你是原住民，對法定原住民而言就已經面臨這樣的狀況，這個問題再問到平埔族群身上的時候又更加困難。平埔族的歷史境遇造成他在文化上、歷史上，甚至在群體認同、自我認同這些層面上都有很大的失落跟衰退這樣的狀況，必須花更多的努力去對別人證明自己是誰。

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是台灣人，也許有人在面對其他國家的人的時候，會被問「你們跟中國人有什麼不一樣？」台灣就是一個歷史、族群很複雜的地方，

我們在對國際社會時常常講不清楚我們的身份認同。因此在台灣島內，特別是在原住民族群的身上會有這情況。剛才會想問大家這兩個問題是因為我們常常會被問到兩個疑問，原住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如果平埔族群今天要被國家認可為原住民時，又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潘宗儒：**我們來看一下大家都寫了什麼。在原住民的部分，很多人都有寫說：深膚色、五官很美、長得很帥很漂亮，可是在平埔族的部分沒有人寫（笑）。「在講座之前」，還有原住民很會唱歌、天性樂觀開朗、會打獵、山豬、小米酒、體力很好、有自己的母語、很樂天。

**余奕德：**有一個寫得很認真的寫：台灣早期原本居住的居民，這是原住民這三個字比較定義上的說法，剛才講的這些是所謂刻板印象，關於原住民外顯特徵元素。這張還說：有別於漢人文化體系，各自部落有各自的歸屬，從集體層面來講，就是原住民有不同於主流族群的政治文化社會等的一個集體。

**潘宗儒：**在平埔族的部分，最多人寫的是漢化，跟平地人住得比較近、漢化程度比較高，還有不太認識，高中不會接觸到太多知識等等，對平埔族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有另一部分的人特別寫到信仰，像是西拉雅族的阿立祖或是祀壺的信仰，也有人寫到像檳榔這種物件，還有人寫跟荷蘭人很要好（笑）。

**余奕德：**這兩者其實就呈現不一樣的差異了。對原住民，我們會有一個印象存在，但對平埔族是什麼，大部分人是模糊的、認識很少的，除非是對這個族群有興趣的人或許有些了解。平埔族跟原住民之間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到現在我們該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差異造成的兩者不一樣的命運？其實這些也是我們當初的疑問，我們想問什麼是原住民、什麼是平埔族，因而急著找出一些特徵、一些文化的內容去向別人證明我們也是原住民。就如同這個大家所呈現的意見，是沒有什麼概念、對平埔族很模糊。我們想找出平埔族也會打獵、也有自己的語言、長相輪廓也很深等這些條件，去證明我們是原住民。可是就如同我們前一部分所講的，真實的狀況並不是這樣，有不同的人、地方、境遇，會造成他們有不一樣的現狀。

或許某一些聚落、族群、個人，他已經不再有這些特徵，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我們還要再不斷強調原住民應該長什麼樣子嗎？就像我剛才說的，台灣人是什麼樣子？我們該怎麼去向其他國家的人說？我們跟中國人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在這本書的第三章就在反思這個問題。

**陳以箴：**我們就是有點不安，已經到過很多地方做分享，包含說我們出版之前就常常到大學去分享，在書出版之後我們也在北中南辦了三次活動。每次我們

就會思考，到底是應該要先讓大家認識一下平埔族群長什麼樣子，再來跟大家說我們這些人都很難被包括在內，我們可能在平埔族裡面是食物鏈的底層哦（笑）。

今天大家聽到上半場的故事也反映在便條紙，很多都反映出朦朧、不清楚，直接有一張紙寫：不清楚。平埔族有檳榔、拜壺、西拉雅族，有年度祭典，有人可能還去過吉貝耍，好像還是有清楚的東西在那裡的，結果被我們剛剛幾個人的故事講得好像什麼都變得模糊曖昧、界線不明。我們就很困惑，到底該先告訴大家我們的故事，還是先說那些可以被清楚區變得平埔族的故事？

這張圖是在講我們怎麼去追本溯源。這是日本時代戶口調查簿，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隨時去任何一個戶政事務所查詢，會有你的種族欄，也會有關於女生有沒有纏腳，跟你在當時的被分類為有沒有危險性的人群。歷史學家可能有更專業的判斷，這個事由會記說，類似你的地址，還有你如何來到這裡、如何入住的。有時候碰到朋友說：我到底是不是平埔族？就可以去查這個。你們可能聽過很多種關於你是不是平埔族的判斷方式，手、腳指甲，或你的小拇指有沒有分兩塊。但很多前輩說，有的人有這個紋，有人沒有。他有，兄弟姐妹沒有，這到底是怎樣？所以這種人體特徵上的分辨，就跟你眼窩深不深一樣，不是絕對的標準。如果真的要判斷的話，從日本時代的戶口調查簿，是我們最常用的方式。戶口調查簿是當時的警察做的，可能有搞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說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但至少這是比起身體特徵，可透過歷史分析上有辦法判斷的事情。我們可能碰到一些人種族是福，事由可以很明確地找到某鄉某村某部落，跟現在還有在舉辦祭典的部落是相符合的，這種方式也是一種，他就要去判斷，為什麼當初他的祖先被記錄成福或廣。每個人都可以去戶政事務所查，一張 15 元，叫戶政人員列印給你一張，如果你要列印一戶，可能一兩百塊，很便宜。

這是我們常常在課本或報章媒體上看到原住民的分佈，人類學、歷史文獻上的記載，右邊那張是 16 族的分佈。但如果你們仔細看，雖然用區塊的方式在畫，但這一個個點是部落實際位置，所以你看布農族，粉紅色這塊，他畫這麼大一塊，可是他的部落其實就散落在邊緣。現在的部落的居住的區域構成了布農族傳統領域的空間，部落們都住在界線的邊緣，不是一直都這樣，是經過清朝、日本時代種種的治理、遷村，他們才逐漸往山下。像泰雅族以前也不是住在丘陵的地方，也是有散居在山林的中間，這個就是原住民 16 族很明確被標注出來的部落跟空間的範圍。但是平埔族群就被畫得很草率，無釐頭地框出一個界線範圍，沒有被畫出部落的位置。這張圖已經是至今人類學家最晚近的，根據文獻做出來的空間上的歸類，南部這裡被畫出來這麼大一塊是馬卡道，但其實現在可以追溯到人能夠認出自己是誰啊，還有部落、祭儀的地方，大概就是

只有在沿山線這區。所以我們就算想要讓大家先知道平埔族分布，可但這個圖從日本時代變遷到現在，已經無法反映當前實際情況的分布圖，就如同我們個人敘事一樣曖昧不明。

回到剛才，我們每次分享之前會感到不知所措，好像並不是只有平埔族群有這種曖昧跟邊緣的狀態。你以為十六族的原住民都很清楚、清晰，沒有任何可以模糊的空間嗎？其實也不是這樣，我們自己認識很多身為 16 族的原住民，他們也有跟我們類似的問題、惶恐，只是他們被列通用課本上、被列在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府出版會各式各樣的出版品。他們就算自己泰雅族不知道部落在哪裡，父母親也不會講泰雅語，沒有參與過任何泰雅族的祭典，可是已經有一個屬於泰雅族這個族群的族稱，應該長怎樣、一整套系列的圖譜在教科書，他可以很清楚地去援引說我屬於這一套秩序裡面的人，可是他自己未必在這套秩序裡面。平埔族跟原住民族的情況清晰模糊的界線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這也是我們這本書最後面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們透過我們這些個人的故事，想要傳遞出來的。並非我們從今以後都不需要辨識誰是誰，也不是文化復振變得不重要，既然找不回來，何必做那些？可是事實上，我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在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回群跟回家、找文化這套大的論述，有很多人士無所適從的，我們想提醒大家的是這件事。

舉一些例子，我們這本書其他訪問的人，像這位也是來自恆春的馬卡道族，他去東華大學唸原民院。以前還沒宣稱是馬卡道族的時候，他作為一個漢人，可以去學習排灣族的文化，因為東華大學有很多排灣族。這些原住民就說你可以來學，身為一個漢人這麼好學。可是當有一天他意識到自己也是所謂的原住民、平埔族、馬卡道族，這些他的排灣族朋友突然開始質疑他，你怎麼可以也是原住民呢？你怎麼可以在你沒辦法宣稱你擁有的那套背後文化、秩序是什麼的時候，就來成為原住民的一部分呢？他那時候覺得有點沮喪，如果當一個馬卡道族要這麼辛苦的話，那不如當個漢人就好。不只要面對來自漢人社會的不理解，還要面對來自原住民朋友的質疑，平埔族群在這當中就被夾在中間。

這種情況也是用在剛才我們有提到噶瑪蘭族，我們有訪問到兩個噶瑪蘭族的朋友，一個來自有被正名的且是第 11 族噶瑪蘭族，另一個是沒有被正名的噶瑪蘭族。就是因為有個歷史背景，噶瑪蘭族分布在宜蘭跟花蓮，分佈在花蓮的噶瑪蘭族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以阿美族的身分生活幾十年，到這幾年才從阿美族的身分脫離出來，新創立一個噶瑪蘭族，他們以前就有原住民的身分了，只不過以前是阿美族的。另外這群就是來自宜蘭，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他們就被視為平地人去對待。在原住民總人口數沒有增加的情況下，他們是沒有被納入噶瑪蘭第 11 族裡面的，可是他們花蓮跟宜蘭的噶瑪蘭族彼此都是親戚，你的阿姨可能是法定的，你就不是。他們之中也有很多政府治理的缺

失、遺憾或錯誤，造成他們兩邊部落的族人在進行文化、語言復振的時候面對完全不同的困難。來自宜蘭沒有被正名的噶瑪蘭族，他們要承認自己是噶瑪蘭族已經要常常跟人家解釋，在面對原民會、政府的時候又沒辦法爭取到應有的資源，這也就是他們的處境。

此外還有另外一類型，他們是同時爸爸媽媽來自生跟熟，這位是布農族跟巴宰族的混血，巴宰族就是其中一個平埔族群，在埔里，他叫做潘軒豪，可是他其實身分證上面是田軒豪，田是來自布農族媽媽的姓。他在跟我們自我介紹、講述他的故事、參與平埔族群議題的活動時，都說我叫潘軒豪，直到我們去訪問他，他才跟我們坦承他的身份證上是姓田。因為種種的原因，他必須要在政府認定的原住民身份所能夠給他的不管是優惠或權力之間，他想選擇的姓氏跟家人幫他決定的不同，但他自己希望能夠參與在平埔族群的復振跟活動當中，所以他對外示人的時候都講說他姓潘，來自巴宰族爸爸的潘。

這些故事顯示，他們處於各式各樣的夾縫中。你是一個平埔族、被國家認不認定、或生熟之間的夾縫。我們今天講一大堆例外，都不是正統、常見的事情。可是其實我們越訪問下去，越以為的例外才是常態，這些在某種曖昧、邊界的人，其實才是當今很多人每天都在經歷的生活，要去跟別人搏鬥、辯駁，這才是我們常常會面對到真實。那種很典型、講一口流利的母語、清楚知道自己的祭典，是村長的女兒或是頭目的兒子才是少數。我們處在各式各樣的夾縫中，常常會感到自卑、自悔，如同前一個小時半我們在敘述的過程，總是有種講不太出來、有點尷尬，要用很多形容詞去修飾我們的故事。

前面兩個我們講過，第三位李建霖，他就說他雖然是一個所謂的馬卡道族，他跟很多排灣族朋友去參加一個全部都是排灣族的人的開會，要自我介紹、站起來，他不敢講自己是馬卡道族，他就在一群正統的排灣族人面前講：我是漢族。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為什麼要恐懼這種事情？他說當時那份恐懼是沒辦法辨識的，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要這樣。這個李建霖學長也成為我們這本書，所有訪問故事的最後一篇，因為他最後找到了一套他自己去面對恐懼的方式。面對這個不知道選擇自己是誰或是面對什麼時候要當誰的選擇，他的結論是，我們本來就不需要只選擇一個身份。就像原住民部落有一種調酒叫做米咖農，就是米酒、咖啡、國農鮮奶，你抽走任何其中一個味道，不再是大家享受、覺得好喝的樣子。李建霖在他的故事當中，如果缺乏了閩南話的生長經驗、對馬卡道族的生命追尋或者缺乏了他在排灣族部落的學習跟成長，都不會是完整的自己。他的故事是他最後覺得這些他的生命經驗，沒辦法讓其中一個部分被抽離，也沒辦法選擇一個部分來清楚，他想要去抵抗那種問「你是誰」卻只能回答一個選項的挑戰，因為這些同時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他在 40 歲人生的體驗。

最後再回顧一下，我們一開始是想要抵抗舊的邊界，也就是原住民 16 族清楚的框架。我們是平埔族群，也有人很清楚的馬卡道的歌、西拉雅的信仰，我們也想要去凸顯這些平埔族的獨特之處。可是訪問越來越多夾縫裡面的人，才發現當我們要去確定西拉雅族應該要穿什麼衣服才叫西拉雅族、應該要唱什麼歌才叫馬卡道族，這些東西也很死板，有更多的人也放不進這個框架裡面。要列出平埔族清楚的框架，還是我們要去正視那些沒辦法放進這些框架裡面的生命經驗？這是這本書想要傳遞給大家的一個訊息。

大家可能有聽說過平埔族群的正名、爭取權益的運動，常常會被原民或一切原住民夥伴認為我們是要搶他們的資源，或者認為你這個、那個不會，還要當原住民喔？但我們不是只是爭取要加分、要原保地、要資源的企圖而已。事實上，我們在座四個人爭取議題的過程、平埔族被翻出來討論，我們這樣的生命經驗都是希望可以讓原住民運動重新反思，面對這些你要去把人分類成各個不同族群時，能不能有不一樣的視野，能不能夠有不一樣的體驗？這是回應到政治議題上的討論。在進入 Q A 之前，要引我朋友一句話：「不要在意自己幾分之幾，因為你的生命就是一。」我們當中常常覺得我們到底是誰，很沮喪，就會被這句話感到療癒。這個朋友，他自己也是一個阿美族跟薩奇萊雅族的混血，而且這樣的幾分之幾的議題，絕對不是只有在平埔族群身上發生。在 16 族原住民當中，也有很多當代年輕人，隨著時代變遷，住到都市去，在父母親的來源不再是同一個族群的情況之下，會有越來越多樣的族群議題。這個是我們希望可以跟原住民朋友或在座同學可以分享的一句話，以上是我們的分享，謝謝大家。

#### Q A 時間

**余奕德：**說了很多，首先還是要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這本書。接下來的時間如果對我們所講的內容或這本書有疑問的，歡迎大家跟我們討論。

**觀眾：**你們訪問是如何去找到這些人？

**余奕德：**我們一直都有參與社會運動，就是在 2013-2014 年，那時候有一波原住民學生積極參與社運的氛圍，我們都是在那個場合互相認識，從我們這群人又各自有不同的關係去尋找，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到這些人。

**方惠閔：**也就是說這些受訪者大部分是我們其中一個所認識的朋友，透過朋友的介紹，一個拉一個找到這些受訪者。

**余奕德：**裡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實也有參與社會運動經驗的人，所以才互相認識。

**觀眾：**針對你們想要推動的議題，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想要做些什麼事情可以往前推進？

**余奕德：**從來沒有人問過這題，這是最困難的一題。我們當初最一開始的目標其實是想問：為什麼我們不能被正名？想透過這個行動去達到正名這件事，述說我們確實存在。但這個目的隨著我們觀察到很多不同狀態的人的過程裡，也逐漸發生一些變化。如我們剛才所說的，到底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們也沒有一個定案。

**潘宗儒：**我們最初成立的時候，除了想藉由這個計畫認識不同地方的平埔族年輕人，也期待下一步是成立青年組織，這是一開始、大概五六年前的想像。做完這本書之後，加上我們有各自人生方向，似乎大家就沒有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做，我們也沒有下一步（笑）。

**陳以箴：**也不是說我們放了一槍，什麼都不管就走掉，至少有那個過程。我們有粉專，已經很久沒經營，但至少在這五六年間，一開始以為書是起點，以為把這本書編輯好、出版之後，就要做一大堆的組織工作、串聯。而且我們在寫作的社會氣氛還是很衝動的，隨時好像都可以開記者會、衝撞政府機關。可是這幾年氣氛已經不是這樣。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原民會有做一些他們認為對於平埔族群的部落相關的照顧跟文獻考察。所以現在要跟政府對話、爭取權益的方式，肯定是要用不同的手段跟方向。我們這幾年當中，反而這本書出版的前端因為粉絲專頁的關係，我們受到很多注意，才有越來越多年輕人聯繫上我們，開始進一步去訪談；一些機構、學校、政府機關，也找我們去合作或分享，有一些博物館會想找我們去策展。

因為這些故事、攝影，我們有很多機會去跟社會溝通、跟大眾對話。這幾年當中，我常常遇到知道「沒有名字的人」讀過故事的人。我們不用自我介紹，因為故事已經寫在臉書上。這幾年透過分享的機會反而是讓平埔族年輕人的長相跟經驗被放在更多人面前，不管要倡議政策、推動什麼權益，都要從理解開始。在理解彼此的生命經驗之後，誤會跟那種誤解才有辦法被消解，才有辦法朝著政策下一步去推進。我們各自現在的工作，或多或少都跟原住民族有關係。既然原本政策的目標已經沒辦法用記者會、遊行抗議的方式去完成的話，我們在各自領域裡面，原民會工作、原住民教育、相關計劃、相關研究，我們用不同職涯的管道在回應最初的核心關懷。

**觀眾：**你們前面提到自我認同的問題，有些人原本都不知道，是去查才知道親戚一邊的血脈有熟番、平埔族的血脈。剛剛余先生提到，其實很多人去問你原住民的事情，可是你去查之前都不是很清楚，你們家也是典型的台灣閩南家庭。對於你們來說，自我認同的起點是你們的經歷，還是你們的血脈？

**余奕德：**這要看狀況。像我的狀況，我是在都市的環境會開啟這個契機，因為你會接觸到不同族群的人，如果你沒有這種遷移移動的經驗的話，對我來說可能不會產生。寫的話，有些家庭是會非常強調這部分，可能他的父母親從小就會教育，向他說他的身世。比如說，我們故事裡面有些西拉雅族的，他們從小就在參與西拉雅族文化復振工作，所以每個人的契機跟時間點不太一樣，這也是我們在訪問當中會設定的題目。就是你什麼時候開始認識自己的身份，怎麼開始認同自己？不同人會有不同狀況。

\* \* \* \* \*

**方惠閔：**我們今天講座就到這邊。我們在寫完書之後還是有些對自己的反思，你會發現在這過程中，身份認定跟你身份自我認同是兩件事，從身份認同到自我認定，過程很不同，會隨著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有差異。我自己從一開始換了兩次姓到現在，是不是原民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因為我現在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身份以及生命的故事的脈絡。最終還是回歸個人反思，你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如果對自己清楚的話，別人怎麼說，就不會猶豫不決。以前為了要不要當原住民，一天到晚被拉扯，要回應太多人，這是最後的反思，最終就看你自己的歸屬。

**潘宗儒：**一開始我帶著不甘願，為什麼族群文化就這樣消失了？帶著想要彌補的心情去參與活動。我在社團裡面大哭，或以箴查到戶口名簿的時候也是邊騎車邊哭，我們一開始發現自己族群身份的認同時是這樣。前面馬翊航寫的序文就寫得很好：「我們成為原住民的生命時間多半有著劇烈的壓縮與濃縮，就一瞬間通過一個起點就翻面成番，好像我必須要追趕上我之前完全沒有的經驗。」可是藉著這本書，經過這段時間採訪故事，我發現自己好像跟七八年前的自己不太一樣，對族群認同這件事越來越柔軟，變得比較平靜一點，不像以往會很自卑，不會被說不是原住民，就很受傷。我之前在屏東牡丹鄉工作做了快三年，牡丹鄉就在滿州鄉隔壁而已，那邊的人也沒有把我當成是原住民或排灣族。那時我會在意，但後來就知道那是辨別人羣的方式，我們滿州鄉的現狀是這樣，我要做的事情是就是去做就對了。

我也發現說我們這種混血或夾在中間的人羣，有個跟別人不一樣的責任，因為我們同時具有不同族群、立場的視野，所以可以成為不同族群的中介者或橋

樑，像是很多小說或電影裡面，很多主角都是這種身份，例如麻瓜或巫師，或是變種人跟一般人，或半獸人、吸血鬼、狼人，他們同時要擁有兩邊世界的關懷。可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是，我們沒有超能力、不是超級英雄，像是這種族群和解共生的工作，是世界上所有人要一起去完成的。我今年才到原民會工作，一開始工作其實是跟這議題比較沒關係，最近業務有一個是辦原民日的正名論壇。他們一開始已經有寫好大致的流程，科長把論壇中一個業務，就是關於學校名字的正名交由我負責，我把吉貝耍國小的案例放進去，雖然是小小的一個動作，但我覺得在每一個日常中的實踐去達成我們想做的事情。我也是因為這本書，進到會裡面，我覺得這都是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小小的改變。

**余奕德：**我從一開始的否認到後來的困惑，現在比較坦然、得心應手，可以選擇在不同的時候成為什麼樣的人。我現在工作在屏東，常常在做跟傳統領域、原住民環境教育有關的工作，也常常面臨原住民大學生，看著這些弟弟妹妹就會感覺到說他們正在經歷那些事。最近我有去實踐大學遠端辦演講，遇到一個泰雅族女生，他父母親、整個部落都不講泰雅族語了，只是他們還是泰雅族，但當他們要去跟別人解釋他們是不會說泰雅語的泰雅族的時候，就會面臨困難。我就會想協助這些學生去找到一個方式，讓他不挫折、有方向，不要苛責自己、或對自己感到自卑，對這些問題有些建議。這大概是我目前的狀況。

**陳以箴：**以前大學生的時候，剛畢業時，常常會很想要證明自己什麼族、什麼部落，別人只要稍微質疑、困惑，我就會覺得他怎麼問這樣的問題，是不是他對我有敵意或不承認平埔族群是什麼，我就會玻璃心。最常玻璃心的時候就是如果我回去屏東，那時候會租機車，從屏東市騎機車到我要去的地方。沿山山腳下的某一個排灣族或馬卡道族部落，人家就會問我說你的機車在哪裡租的，我就說我在屏東市租的。有一次，我不用從屏東市租機車，決定從高雄市騎我家裡的機車騎到屏東山腳下。這時候人家問說你機車哪來的？我發現我不用回答他我機車是租的，我說這是我家裡的機車，那時我居然感到很開心但也嚇一跳，我為什麼要因為我機車不是租來的而感到高興？後來過一陣子之後我才意識到，當我可以說這是我家的機車的時候，代表說我不是外地人了，只有外地人才要租車，我對於自己到底是你們的一部分，還是你們以外的人，曾經是非常執著。

我在泰山村，我的長輩外婆可以追溯到的那個村子，因為我每年的祭典都會回去，久了他們也會認識我，像他們的村長還會說：以箴啊，很開心你每年祭典都會回來，是馬卡道的女兒。我那時候還很開心，被這樣稱讚好像被接納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也因為寫這本書的關係，我常常開始會被媒體詢問關於我的身份跟故事，那時候就要在原民台的面前很瞭若指掌地介紹我們泰山村有什麼樣的祭典跟什麼樣的傳統服飾，我好像突然必須因為我被他們認同了，在外面代

表他們講話、介紹他們，事實上我對這個村子的認識，也不過是這短短五六年的時間，而且也從來沒有住在那裡過。久了之後我覺得我好像不太對，想要成為他們的一部分，做得太過頭了，到最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自己是誰、是什麼角色，好像我在外面要假裝是他們的一份子。可是實際上，我很清楚我沒有在那裡生活的經驗，也沒長時間相處。

不過我現在在念人類學的研究所，就從人類學學科裡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人類學就是一門你要不斷地穿梭在跟你不同的人之間變換角色。我有些同學他們做種鳳梨的研究，或是做一些醫生植牙的研究，假裝自己種鳳梨的人，或假裝自己醫療領域工作一陣子，來寫出人類學的論文。所以我的同學們都有跟我類似的經驗，只不過我是穿梭的是族群，他們可能是因為論文的關係也會有困惑。例如種鳳梨種了四個月，體會了農民的疾苦跟為難，但我寫的是種鳳梨的生態，這時候我到底跟這些很照顧我的，種鳳梨的阿伯阿嬤的關係是什麼？如果我又要去寫一些中盤商、大盤商利潤考慮的時候，我又是誰？我的同學們也都各自會面臨這種在夾縫中穿梭、不斷變換身份角色的困擾。

不過可是我發現，原來我在族群中穿梭的困擾，並不是只有我在面對，即使是我的同學，他們在不同的主題當中，也常常需要面臨這樣子的身份自助餐。雖然我們一直挖苦自己身份自助餐，但像我的同學，他有時候是一個種鳳梨的鳳梨工，可是他回到寫作桌子前面時又是要搞清楚整個種鳳梨產業的研究生，他這麼做的一切努力跟嘗試，都是為了讓別人能更了解種鳳梨產業在發生什麼困難跟實際事情。我們也一樣，我們面對計程車大哥，問：你從哪裡來？原住民喔？你說：不是。可是如果是在這裡，我們就在這用三個小時的時間跟大家講這麼多，這些調整、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族群是什麼、原住民是什麼、平埔族群可能長什麼樣子。我後來才意識到我們自己在面對的徘徊與猶豫也不是毫無意義的，這些猶豫的瞬間、懷疑自己的片刻，其實都有要發揮目的的可能性。

**觀眾：**剛剛提到，分享自己的經驗，我自己之前會有蠻多這樣經驗。我大學時期在香港住了八年，主要不是族群認同，而是國籍認同的問題。我在香港住八年，我會跟同學說：我是台灣人，可是當他們問起台灣的生活經驗，我幾乎沒有。小時候因為我母親的關係，我是在中國那邊出生成長的，之後再轉學到香港。在香港那邊生活的時候，我爸是台灣人，我就很習慣跟同學自我介紹說我是台灣人，可是當他們問說台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我都回答不出來，他們都說：你不是台灣人。可是我講的廣東話還是帶有口音，所以他們還是知道我不是香港人。

但當我回到台灣之後又遇到另一個問題，因為我的身份，不是通過學測、指考

進來的，我是香港高中畢業，是僑生進來，現在我在面對台灣同學的時候，他們又會很自然地把我當香港人，我現在還是只有香港的證件。他們會講說「你們香港」怎樣，可是當我聽到「你們香港」，我就想說我是台灣人，為什麼不能把我當成台灣人？我是台文系，我們會有本土語言課程，我就盡量學好，可是後來也是會意識到無論台語講再怎麼好，我還是沒辦法跳脫說，因為我的國語已經被香港影響了。他們也會很好奇香港高中怎麼樣，當我講回以前高中生活的時候，他們講：你們怎樣……當我聽到那個「你們」的時候，那就好像我們不是同一個族群的感覺，這就是我心理上的矛盾，經過幾個月才慢慢調適過來，的確這是我們以前生命中的經驗不一樣，這件事還是要慢慢理解的。

**方惠閔：**謝謝你的分享。你的經驗其實也跟我們很像，所以你可以買這本書來看（笑），裡面很多類似的故事，你會找到安慰。

**余奕德：**我們在書中結尾的地方提到，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交通資訊科技，讓我們之間的移動變得很容易，不管是族群還是國籍的界線都會變得越來越模糊。但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又開始防備，所以這東西其實一直在變化，國家也好、族群也好，我們都會在不同的身份裡面去穿梭，只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包容的心態去看待這些跨界的人，這種「你們」跟「我們」的意識其實很難避免，人類就是必須要靠這種方式來確認彼此的利益、利害關係，只是說在未來還有什麼樣可以共存、共處的方式。比如說台灣現在有東南亞的移民已經超越原住民人口，有很多移民的二代，在台灣過去被當成遲緩兒，或者他們家長素質比較低。現在新南向政策出來之後，變成南向尖兵等等這樣前後不一的矛盾，在自己的認同範圍產生很多困難。我們這本書的故事是台灣其中一部分，也是整個算是台灣的縮影，我們在這個地方的生存就會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收穫或是思考。謝謝。

**觀眾：**我想謝謝來這邊的四位講者，因為分享這樣自我認同的故事還蠻難的，我自己個人高中的社團經驗，有去過排灣族部落，並不是平埔族或像滿州鄉那邊的部落或是去台東的部落，我們社團有點像是文化性質。

**余奕德：**台南女中嗎？（對）

**觀眾：**我聽過很多類似的故事，之前大學有認識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之前也有去過他們的社課，聽過他們講自我認同的故事，也是有很多模糊地帶，每個人講的時候也是哭得唏哩嘩啦。這沒辦法，有些人是從部落出來，有些人是都市原住民，在這之中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經驗，會讓你們跟他們產生一種很模糊、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擁有這樣的文化卻不知道怎樣產出。所以我很謝謝這邊四位有寫這本書的人分享，因為自己聽過，也知道他們的惶恐不安，

我可以想像得到你們在找這些痕跡去寫這些故事的時候，會不會遇到什麼。因為我就是一個白浪，但我也嘗試著去理解。因為台南女中、社團的關係，有一點想更深入理解，今年是在學校的原資中心看到這本書，還沒借，所以我一開始有說看過書名，還沒看過內容，這次的講座剛好也同名，我就來聽。再說一次感謝，這樣的故事是非常個人、隱密，有很多人不願意揭開，而且要這樣去跟普羅大眾去訴說是很不容易的。這是我一些感想，謝謝。

余奕德：謝謝，學妹。

陳以箴：那你有去香蘭嗎？你可能有聽到香蘭下面那兩排其實不是排灣族，他們是阿美族，那個阿美族當中有幾戶是從屏東過去的馬卡道族。在香蘭部落，Lalaran 這個廣富盛名的排灣族部落，他們可能可以很有自信說自己是誰，可是就在他們同一個部落下面兩排房子，就有不同族群的人，然後這群不同族群的阿美族的人當中，就有來自屏東的平埔族群的人口。這個現象非常常見，只是我們在報章雜誌或平常認知中，會覺得部落、族群就是壁壘分明，可是在實際的日常生活當中，就有這麼多混雜跟混居的現象發生。

主辦單位：老師們要不要送一句話給大家或是什麼？

張家瑋：我覺得這算是第一個我必須花比較長的時間要跟隨的團體，也讓我意識到說我自己是喜歡做一些跟族群、社會相關的題目，謝謝我的夥伴們。

潘宗儒：我們書一開始有寫。「獻給每一位深陷認同混沌的你。」希望可以勇敢選擇自己可以實踐的地方，想要作為什麼樣的人，就去做吧。

方惠閔：他講的跟我想要講得有點像，這些過程都會成為你特別的生命經驗，最重要的是成為自己，成為自己是很困難的事情，但祝福對方都有勇氣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余奕德：謝謝大家。

陳以箴：我想要講的其實跟書沒什麼關係。大學生可能會覺得很忙，很多事情在做，可是等到像我一樣 29 歲的時候，就會覺得為什麼在大學時代不要嘗試更多事情，因為最近快要三十歲了很緊張。身為大學生的你們可以好好把握。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